日本外史

848
17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日本外史卷之十二

足利氏後記

毛利氏

毛利氏出於大江廣元。廣元十一世祖曰本主（モトヽ）姓。士師（ノ）氏。爲備中介。本主生音人。音人歷仕仁明清和之間。至從三位左大辨。賜姓大枝氏。後更大江。與菅原氏。並掌學政。音人生千古。千古之後七世。曰匡房。有文武才畧。教源義家以陣法。匡房曾孫爲廣元。廣元佐源賴朝于關東。使之覇天下。以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848
178

薦爲安藝介。遷因幡守。至正四位下大膳大夫。尹
陸奥守。源氏北條氏之際。爲幕府元老。數定大難。
有五子。長子親廣。承久之役。屬官軍。不知所終。第
三子曰季光。爲左近衛將監。食相摸毛利莊。因氏
焉。娶三浦氏。死於其難。季光子經光。出鎌倉。居越
後南莊。經光子時親復起爲六波羅評定衆。足利
尊氏滅六波羅。加賜時親。以安藝吉田。及河内利
田。時親生貞親。貞親生親茂。親茂有三子。師親。匡
時。直衡。皆隷新田義顯。義顯爲足利氏將高師泰
所滅。貞親以下猶屬官軍。獨師親去屬師泰。師泰
之攻石見。敵阻劫川。師親與高橋某先衆亂流援
三城。以功盡食吉田邑。及師泰敗。屬山名時氏。迎
親茂及二弟。共居焉。足利氏令武田氏吉川氏攻
降之。師親生廣房。廣房生光房。光房子熙房。嘉吉
之役。攻蠏坂有功。熙房子豐元。應仁之役。與小早
川氏守相國寺有功。豐元生弘元。弘元之子曰興
元。次曰松壽。松壽幼有器量。其保嘗抱之濟水而
蹴溺。保惶惧謝罪。松壽曰。行道而蹴。常也。庸何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比髻齕。詣嚴島神祠。既歸。問從者曰。汝輩何祈。曰。祈郎君主安藝也。松壽曰。汝盍祈吾主天下。夫願主天下者。能主一方。願主一方者。能主一國矣。其所成可知已。聞者奇之。與元既爲嫡嗣。松壽出養於丹比氏。永正八年。加首服。名元就。稱少輔次郎。居猿掛城。食邑七十五貫。養士卒三百。會明使者來聘京師。路經吉田。善相者朱良範從焉。元就往見良範。良範曰。公毋漢祖唐宗之相。必宜威於四方。元就心自負焉。良範曰。公就爲人隆準肉角。音吐甚洪。在麾下號令士卒。聲聞於諸隊。十四年。安藝守護武田元繁據佐東銀山矯將軍命。攻畧國內。十月。攻有田城。城屬吉川經基。經基與元善。是時。皆在京師。元繁柵于中堰。使熊谷元直守焉。別遣千騎。焚猿掛城下。元就以二百人出戰。不利。吉田兵聞急來援。元就乃分兵五百。備元繁援路。而以千人。疾攻元直。破而斬之。元繁遣兵來援。不及。乃留一將。當有田。自將四千騎來戰。元就令吉田將志道廣好潛兵出敵背。夾擊破之。元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擬前濟水。我兵射洞其胸。其兵皆潰走。乃報捷京師。大內義興爲足利氏管領。爲請褒賞。元就元就遂并領武田氏邑八千餘貫。經基妻以其孫女。元繁子光和（ミツカヅ）。猶據銀山不下。十七年。興元卒。子幸松（サウニ）丸。纔十歲。嗣。外祖父高橋久光與元就輔之。大永三年。久光父子與備後三吉（ミヨシ）某戰而死。元就赴援。撫其遺臣。并其邑萬餘貫。六月。出雲國主尼子經久攻大內氏將藏田信房于鏡山。元就奉幸松爲先鋒。陰誘信房叔父某某斬信房出降。被誅。經久本六角氏。其祖父持久爲伯父高詮幹國事。至於經久滅塩冶某。取富田（トミダ）城。轉畧山陰諸國。南出兵侵大內氏。大內氏世居周防山口。爲大宰大貳。雄長關西。是時。大內義興在京師。聞變馳歸。自是連年攻戰。石見安藝豪族介立其間。嚮背無常。獨毛利吉川。武田氏。常附經久。七月。幸松病卒。無嗣。家臣聚議選於羣叔。以元就爲嗣。八月。元就入吉田。元就弟就勝。與坂某渡邊某謀殺元就。元就覺之。襲殺就勝及坂渡邊。坂者。桂廣澄兄。志道廣好弟也。乃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人諭廣澄廣好曰吾不以坂故疑汝也廣好拜謝
廣澄弗信自殺其子元澄聚族據城元就單騎往
諭降之四年五月大內義興使其子義隆與其將
陶持長將二萬人攻安藝諸城屬尼子氏者七月
尼子經久遣兵援之敗績八月元就以部兵四千
夜斫大內氏營破之持長解去七年元就入京師
任右馬頭爲幕府相伴衆享祿二年熊谷信直以
事怨武田光和以高松城來歸元就光和怒攻之
不利憂憤死香川光景亦以八木城屬元就將攻
銀山銀山餘衆終奔若狹天文四年元就率光景
信直等二千騎東畧備後攻高野城城將乞援於
播磨赤松晴政未至元就急攻拔之并其兵又徇
下數城先是尼子經久逐子興久殺之立孫晴久
晴久遇元就亡狀大內義興病卒於享祿元年遺
言義隆曰元就與晴久有郤宜以是時奪爲我援
愼勿失其驩心吾嘗德彼彼豈不記之陶持長奉
遺命百方通好元就終應之攻下國內諸城屬晴
久者晴久大怒欲親來討之經久曰元就材武善

用兵未可以力取也不若先定備後石見以形勝制之經久第義勝亦諫止之晴久皆弗聽吉田城東北有曽山(カブト)元就惠(下)敵陣山上以瞰城也會出雲間來入元就覺之乃議曰敵陣曽山吾與宍戸(シヽト)隆家夾擊之陣三猪(ヰノクチ)口則非吾利也隆家元就女婿宇五龍(ゴリフ)城者也間者走報晴久九月晴久將騎卒五萬來陣于三猪口助武田氏餘黨覆銀山四近將卽怖晴久兵威不敢援我獨宍戸竹原小早川諸族遣兵數百入城城兵凡三千人北軍焚掠城兵輒出擊走之晴久叔父國久部屬精勁稱新宮(シンクウ)黨忿北兵數叙以萬騎來挑戰元就設二伏而出戰敵覩我寡單縱兵而進路狹不得齊進伏兵夾擊破之晴久乃作三柵于宮崎以逼城大内義隆遣陶隆房等將兵來援陣天神山十年正月元就請隆房備晴久而自與長子隆元攻宮崎元就進破二柵隆房與厄子義勝戰于三猪阪義勝死晴久夜遁城兵尾擊多斬獲銀山兵聞之亦遁十二年正月義隆大舉攻富田元就以兵二千從與周

防將秋山某夾川陣。四月河水大漲。城兵急攻秋山。元就曰。吾祖騎渡刼川。況此一衣帶水乎。亂流援擊。走之。七月。義隆敗走。元就整隊徐退。南還。是役也。吉川興經與北軍將十餘人。叛晴久導周防兵。已而復附之。義隆以故敗。

吉川氏出於駿河人吉川友兼。友兼誅柁原景時。子孫以功食安藝大朝（アサ）後十二世為興經。興經嬖大塩某。其下皆怨。殺大塩。廢興經。議曰。毛利右馬與先公婚。其子皆先公外孫。可養以為嗣。乃請元就次子元春入新荘（シンシャウ）城。奉以為主。元春弟隆景亦出為小早川氏之後。

小早川氏之先。出於伊豆人土肥實平。實平仕源氏。食安藝豐田後十六世曰正平。正平子繁平。幼失明。其族黨議請養隆景妻以正平女。居沼田城。於是吉川小早川並為毛利氏羽翼。人呼曰兩川。

元春稱治部少輔。豪爽善用兵。隆景稱左衛門佐。美姿儀。沈斷有謀慮。皆類元就。元就以元春未有伉儷。使兒玉就忠密問其意所嚮。元春曰。吾欲得

熊谷信直女就忠曰郎君得無謬聞其美乎彼女醜惡無匹君必悔之元春哂曰然吾素知其醜也抑古名將多以女色失其勇所以人不取而吾取之人不取而吾取之信直必感喜爲吾出死力此間將卒孰出信直右者吾與之聯鋒以爲家君之先所向無不摧破耳就忠慙服告元就娶之信直果大喜毛利氏兵鋒益銳十七年元就攜隆元隆春隆景赴山口義隆養內藤興盛女妻於隆元使陶隆房與元春約爲兄弟義隆性文弱山口多廷臣避亂者而明人常互市焉義隆耽咏歌學梵譯不復問武事陶持長嘗憂之持長子義清幼聰敏常誹義隆曰是墮落沙門流竄公卿耳持長視其有不臣之志藥殺之更養妹婿問田某子是爲隆房隆房悍厲頗得士心持長既死隆房與義隆嬖臣相良武任有郤結杉重政青景隆時內藤興盛謀殺武任武任怖而遁逃冷泉隆豐勸義隆速誅隆房不聽隆房佯乞骸骨歸其邑若山曰謀反逆家臣深野康澄宮川房勝引持長遺孀大諫弗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二臣交刺死。二十年。八月。隆房遂反。攻山口。義隆走法泉寺。其兵皆潰。前關白藤原尹房爲講和。隆房不肯。義隆舡赴筑紫。阻風。還入大寧寺。賊兵來圍。九月。義隆自殺。隆豐等殺之。義隆子義尊及尹房以下。公卿十餘人。皆爲所殺。隆房更名晴賢。削髮號全美。迎豐後國主大友義鎭弟義長爲主。曰。重政隆時拓武任。勸吾行大事。乃發兵誅二人。初晴賢之圖難。使人來說元就黨已。咱以佐東郡。元就卻之。義隆臨終遺書囑元就曰。吾不幸爲賊臣所弒。吞恨入地。非卿誰能復我仇。元就覽書流涕曰。吾受大貳恩眷。雖無所囑。猶欲爲復仇。況有是乎。諸將曰。彼凶戾方熾。未可與爭衡。宜內養威力。外示柔弱。觀釁而動。元就從之。二十一年。秋。元就攻拔槌山志和諸城。是歲。備後江田隆貫叛歸尼子氏。元就攻之。至泉橋。尼子國久將數萬騎來救。隆貫元春以部兵二千擊走之。會霖雨川漲。國久隆貫退入山內。元就亦歸。備中人三村家親來屬。二十二年。以家親爲鄉導。攻穗田爲資降之。初我

將井上元弼以豪宗不奉法令。窃言曰。主公欲誅陶氏。陶氏嘗救我。恩可背乎。元就以計族誅之於是會諸族屬。議討晴賢之計。隆景進曰。宜請之天子。仗大義討之。則人心所嚮。無不克矣。元就曰。善。乃上書曰。太宰大貳義隆承父祖遺業。存心於王室。而爲賊臣晴賢者所弑。臣元就奮微力。圖討伐。未得成其功。伏冀得討晴賢一行詔。糾合徒屬。以靖西陲。初朝廷聞晴賢作難。命將軍管領西伐。莫敢奉詔。及元就書至。即制可之。元就得詔感喜。移書遠近。津和城主吉見正頼。世與陶氏讐。首應之。晴賢怒。攻津和。元就遣兵援之。二十三年五月。元就與諸子將兵西出。取銀山。草津。櫻尾諸城。遇陶氏兵于折敷畑（ヲシキハタ）。擊破之。陶氏骨鯁將有江良（エラ）與房守琥珀城。元就縱反間。言與房送款。晴賢族誅與房。遂撥周防。長門。豊前。筑後。石見。發兵東下。元就聞之。與諸子密謀曰。彼兵不下三萬。必首攻櫻尾草津。我悉衆援之。不過五千人。勢力懸絶。與戰平地。不可克也。爲今計者。宜城嚴島。誘而蹙之。弘治

元年五月城于島之有浦諸宿將皆諫其不可元就弗聽諸將皆相言曰此公常不拒諫今何乃爾六月城成命已斐新里二氏以兵數百守之使草津櫻尾仁保諸城互爲策應既而聲言吾悔不聽老將言嚴島地形難守難援即爲敵有諸城從陷吾計莫失於此九月晴賢留其子長房于若山而自紗騎卒二萬戰艦千餘艘至岩國議戰所嚮大和興武曰先拔櫻尾則諸城不攻而陷弘中隆包曰請分兵一攻櫻尾一備其援路彼不敢出出則與之相持而遣輕兵擣吉田彼進退失據不血刃而可取晴賢曰吾欲先取嚴島城脆將孱而不便於援聞元就甚悔之吾取以爲根據分兵攻諸城是萬全策也隆包曰彼眞悔之必不宣言宣言者得非以餌我乎晴賢猶豫未決故櫻尾城主降在賊軍中與已斐新里相識元就令二人貽書指陳順逆暴晴賢罪惡極其醜詆晴賢覽之大怒元就又令桂元澄詐送款約竢元就渡海赴援翻城爲內應晴賢乃決意攻嚴島十月建牙塔岡燒民舍

布陣舟艦櫛比喊聲震海城兵嬰壁堅守賊有鳥銃七口櫓楯不支積土豚扞之晴賢遺書元就曰公爲先大貳欲見加誅不敢逃避聊以水陸軍三萬陣之嚴島公能來乎元就聚將士示之將士皆有懼色元就笑曰使賊所言信則吾大克矣衆問故曰其地迫狹彼側肩躡足不便進退兵愈衆而鋒愈鈍我以死士數千衝之克可必也乃使宍戸隆家留守吉田而自率精兵三千餘人南行至草津與晴賢隔海而陣國内諸豪意其必敗多稱病

不從初伊豫有能島來島二族閇水戰晴賢元就並招之二族以三百艘來屬元就元就勞之往問城中消息賊四鑿地道樓櫓殆覆以大索維持之元就移陣大立山晦日盡返老弱輜重于草津纍纍不絶賊望見以爲我収兵也於是元就令諸將士人以二條布約袖佩一日糧約暗號比暮上船會大風雨士卒震怖請竢風定元就曰天助我也令皆滅篝火揭一灯于牙船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返舟北岸以示必死遂上博尾磯直出塔岡

背。隆景別率伊豫舩兵。出其面。賊恃風雨無警。遥
者穿賊艦而入。賊或誰何。浦宗勝大聲答曰。筑前
兵應徴來矣。辟舩而走。稍稍上岸。兩隊皆陣。天將
明矣。元就命吹螺鼓譟。乗高下擊。賊諸軍大驚。爭
萃其牙營。營塡咽。自相撃刺。元就大呼曰。進。諸將
士破柵而入。賊兵終大潰。晴賢知勢蹙遏走者不能
遏也。賊爭舟而遁。溺死數千人。晴賢肥大。不便行
歩。從者扶掖至海岸求舟。不復顧一隻。遂自殺。隆
包以殘兵百餘。棲島洞中。元就惜其才。使人説降
之。不肯而死。已而獲晴賢首。元就嚴建旗鼓奮轂
指其首曰。弑逆之報。乃嬰天誅。今何如也。諸軍揚
凱。元就留嚴島十一日。引兵返小(ヲタ)濱。葬晴賢首于
洞雲寺。元就既誅晴賢。威震關西。周防人相驚曰。
毛利軍至矣。陶長房教義長乞援於大友氏。大友
氏弗敢應。十二月。元就進陣岩國。遣隆景。徇玖(ク)珂
郡。至上關(カミノせキ)。杉重輔爲内應。攻殺長房。將士相疑。皆
送款。元就。元就聞尼子晴久窺備後石見。未肯深
入也。乃招降備後豪族山内隆通。又命元春守石

見而自引軍向山口。陶氏故黨。以萬人距煤間城。
隆元攻之。城帶泥淖。我兵不利。三年三月。元就將
萬騎發芸國。令士卒人持簀與席。以傳城下。投簀
於淖。布席其上。踐以登城。麾殺其兵。山口騷擾。悉
甲拒右田岳。元就與隆元合兵二萬攻降之。使一
將守之而進。吉見正頼來會焉。義長怖走勝山。於
是元就整諸軍入山口。內藤隆春等迎降。元就遣
六千騎抵長府。下關。以絶大友氏援路。而令福原
貞俊攻勝山。殺義長。及晴賢季子寿壽丸。周防長門
士民雲集山口。豐前筑後諸城。又多送降者。元就
盡除弊政。免租賦。分邑賞諸將。置戍于下關門司。
三尾鴟峯四處。四月。凱旋安藝。是時。晴久入備後。
數攻隆通。不能下。轉向石見。不敢入而去。十一月。
陶氏餘黨起攻鴟峯。元就將萬人往平之。轉攻周
防故將益田藤包于三角城。元春隆景說曰。藤包
勇智不下正頼。而與之有郤。宜兩存之。使相鈐制。
乃招降藤包。元就於是盡取大內氏地。遂圖尼子。
氏而患尼子國久強悍。謀除之。尼子經久娶

川經基女而元就亦爲其孫女壻。是以託姻戚數通使幣於國久。晴久頗疑之。義勝之死。其子經貞猶幼。國久攝其邑。及長不返與。經貞卿之。於是元就令死囚懷書入出雲。殺之道上。行人聚觀。取其書。乃元就與國久約內應者也。晴久獲書大驚。名經貞。問曰。聞新宮黨陰通安藝。女豈知之乎。經貞媒孽之曰。臣數見其密使往來。晴久乃伏甲要殺國久父子。殲其黨。北兵自是弱矣。永祿元年二月。元就使元春陣出羽與尼子氏將小笠原長雄。本莊常光戰未決。神邊城主杉原盛重來援。破之。五月。元就攻降長雄。晴久來救。不及。三年二月。攻取松山。八月。誘降常光。定石見。是歲正月。天子行即位禮。元就獻金助資焉。詔以元就大膳大夫。賜菊桐章。尋遷陸奥守。而隆元代之。十月入出雲軍于赤穴。迎降者十餘族。常光爲先鋒。縱火岩坂。常光負功汰虐。元就與元春隆景謀曰。彼服可用。而叛不可制。已叛於尼子。何有於我。不若速除。十一月。襲殺之。降將因是多叛。五年十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元就由白潟（シラヤマ）入城于洗合（アラアヒ）山。去富田七里。建爲本營。築連珠砦。以漸逼富田。迎京師公卿文儒講書於軍中。以示據久之意。因幡山名氏。伯耆南條氏。嘗爲尼子氏所逐。元就復之。使收其義故。以助攻尼子氏。山名祐豐亦以伯耆來屬。十二月。晴久病卒。其子義久嗣。大友義鎮與義久通好。數攻門司。乃遣隆元隆景。以萬餘人赴援。取神田（カンタ）城。留天野隆重守之。隆元留屯岩國。六年二月。義鎮以二萬人攻神田。不能下。會天使二人至自京師。令我與義鎮和。弭兵。隆元乃爲其子輝元約要義鎮女。又令與義久和。元就疏不可和者十條。辭之。七月。隆元撤守歸覲。過吉田。將士勸入城休息。隆元曰。家君衰老。櫛風沐雨。吾何忍休乎。八月。至舟木。和智（ワケ）隆實要而饗之。疾作卒。年四十一。隆元性仁孝。元就嘗罹疾。祈以身代之。其在岩國。大友氏陰招周防長門將士。將士皆不忍叛焉。元就得訃。慮軍氣沮。出令曰。欲吊亡兒者力戰。自將攻白鹿（シラガ）城。城將松田兵部能拒。乃使銀山礦卒鑿地道。城兵亦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而迎之。鬬于穴中。城兵遂塞穴而却。乃截其汲路。松田盛米二斗。灌注馬足。我軍士視之以爲水不乏也。九月義久聞白鹿急。遣弟倫久（モトヒサ）將萬騎援之。欲動我兵決戰。平旦來挑戰。元就不應。日晡倫久將去。元就乃鼓而進。敵敗走。先是元就遣香川光景。助三村家親畧備中。滅吉田氏。七年三月。入伯耆。分南條行松氏兵。絶富田糧道。會行松死。杉原盛重受命。擁其家事。初盛重爲杉原忠興家臣。忠興據神邊。拒我兵。終降。及其死。元就命盛重爲之嗣。盛重嘗製陣法。以弓鞘鎗。與富田兵戰湖上。再克之。又收盜賊爲兵。有佐田某者。妙於間諜。故盛重善知敵情。數有功。後徙八橋（ハセ）城。八年二月。隆元子輝元。與元春子元長。共來洗合。四月。熊谷信直擁元長。進擊走鼈（スッポン）井安綱。八月。盛重拔江美。九月。家親拔大江。元就乃起石原（イシハラ）龍山（リョウヤマ）等十二寨。以環富田。謀竭其糧也。置關四外。榜曰。降者釋之。城兵人道已而度糧盡。則撤關更榜曰。降者釋之。城兵逃降相踵。當是時。義久寵臣大塚某。與義久嬖姬

相結。以讒諸將遍欵於我。九年。正月。卯山久信被誅。諸將皆惧。出降。獨河副森脇等三百人不降。元就有疾。招降義久。七月。義久遂致城降。置之安藝長田。元就圍富田。前後七年而降之。擇其守將。衆推天野隆重。乃命隆重守焉。振旅而還。元就既并大内尼子二氏地。定山陰山陽十三州。命元春掌山陰。隆景掌山陽。遂令二將畧地於南海西海。當是時。南海有長曾我部宇都宮河野氏。西海有大友。島津。龍造寺氏。十一年。宇都宮豐綱攻河野通直。通直來乞援。二月。元春隆景將兵數萬。入伊豫。拔二城。圍豐綱于大津。長曾我部元親將萬人來援豐綱。軍于桜原。乃令宍戸隆家當之。而諸軍攻降豐綱。元親引去。元春隆景以六旬定伊豫還。誅和智隆實于嚴島。以隆元之死有蹤跡也。當是時。筑紫豪傑高橋宗像秋月諸族。皆屬元就。大友義鎮數攻之。十一月。元春隆景與元長將五萬人赴援。拔三岳。十二年。四月。遂圍立花城。義鎮方攻龍造寺隆信于佐賀。聞之。與隆信和。五月。使其二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將兵七萬援立華（中）我軍作壘壘再戰破之元就携
輝元往長門遥爲聲援尼子氏遺臣山中幸盛立
原之綱等在京師聞之索故尼子誠久子爲僧者
爲主更名勝久糾徂馬海賊入隱岐六月入出雲
取新山（ニヒヤマ）末次（スエツギ）攻富田天野隆重有兵三百并降誘
其兵二千于城下擊破之七月敵設伏而誘隆重
隆重覺知雨射伏中又破之元就聞浮田氏應勝
久遣香川光景定美作令元春隆景疾攻下立華
送致城兵于西軍西軍猶與我相持九月故大内

義興廢兄輝弘寓大友氏借兵五千海路入周防
攻鵠峠元就命班師外師十月置戍班師以吉見正
賴爲殿而退至若松（アカニツ）渡取土人質使具舩以濟乃
令戍兵致城而還遣兵援鵠峯逐輝弘殺之元龜
元年正月元春隆景將兵一萬五千輔輝元攻勝
久恐其城守也宣言兵寡將納（ベ）糧富田而還山中
幸盛聞之悉甲五千出于布辨（ベ）山我兵擊大破之
元春攻末次夜列炬其面而自背襲之勝久幸盛
走新山諸城連陷八月元就患瘍輝元隆景歸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之二年六月疾篤輝元請遺言元就曰汝視二叔猶我勿違其言則可以守我業矣吾復何言遂卒元就善歌詠有遺集若干卷嘗酒酣慨然言曰凡英雄以身繫天下治亂者求友於千載之上即同世而生志合則天下治志不合則天下亂嘗問左右曰吾於前世人主可比於誰有一儒士對曰可比周文武元就笑曰吾乃今知不若文武也文武之臣豈有面諛如汝者哉元就得一州則擇守將輒戒之曰吾聞侮其人者不有其土汝服膺此言

故新附士民少倍畔者元春得訃哭泣謂將士曰葬奠之任隆景在焉吾當勦敵以慰靈魂是時幸盛在末石（スエイシ）元春乃稱攻大山（ダイセン）僧徒而急還攻末石幸盛出降僞疾自厠中逃八月元春攻新山走勝久勝久匿京師幸盛爲盜但馬因幡間遂與勝久偕歸於織田信長初信長起尾張畧取近畿武田信玄上杉謙信割據其東皆通使於元就欲夾攻信長謙信特勸將軍義輝召致元就元就羅疾不答三年二月元春隆景遣使答之天正元年信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攻將軍義昭。輝元與二叔議。遣安國寺僧恵瓊。爲和解之。義昭免走紀伊。二年正月。尼子勝久借織田氏兵。入因幡。陷鳥取城。城本屬山名豐國。爲武田氏所奪。豐國欲復之。因黨勝久。其部將大坪一之諫之。不聽。一之乃來奔。八月。元春隆景大舉入伯耆。降豐國。逐勝久。義昭之走紀伊。遂西依浮田直家。直家弗禮。乃來備後。自託於輝元。輝元謀於二叔。遂與織田氏絕。計納義昭於京師。先是。三村家親爲盜所殺。盖直家所使也。直家爲浦上氏將。

終篡其備前美作。浦上宗景與家親子元親。皆請我兵。討直家。直家懼。亦因僧恵瓊請滅二氏。約以備中賂我。元親遍織田氏。宍戸隆家勸隆景討之。三年。夏。聞元親于松山。滅之。元就第五子宗家穂田氏。前爲直家所滅。於是使元就第五子元清爲穂田氏後。居中山城。以鎮備中。信長方攻一向僧徒于大坂。大坂來乞援。元春隆景遣兵援之。又餽糧船六百。以兵艦三百。護送之。七月。至本津川。能島來島氏。與織田氏水軍戰。破之。奪其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大艦納糧而返。先是讚岐香川氏淡路菅氏皆來屬我。五年香川氏與國人戰來乞援。七月遣穗田元清浦宗勝赴之。破土佐援師。宗勝還掠播磨海濱。與國人黑田孝高戰而還。孝高導織田氏將羽柴秀吉攻別所氏于三木。尼子勝久爲先鋒。出山陽道。取上月城。城屬浮田直家。直家乞援於隆景。欲復之。當是時。丹波但馬豪傑使使請元春來襲京師。元春遣兒玉春種先往詗之。會隆景書至。欲與俱赴上月。元春答曰。卿合直家兵。可得四萬。不必須我收管內亦可得三萬留其五千備大友氏。以其餘援丹波但馬兵。上愛宕山。以瞰京師。信長與吾相持。不能援上月。上月陷。則荒木村重別所長治。必助我。以逐秀吉。於是卿輔應元直入大坂。與我夾攻京師。以納將軍。隆景曰。是危道也。村重意未可必。而兄弟相離。夾之而東。恐變起其間。先戮力陷上月。然後分道東上。爲未晚也。因教應元召元春。元春從之。六年二月。元春隆景合兵圍上月。直家稱疾。出其兵一萬五千會師。四月。秀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與村重合兵四萬來援陣高倉山我軍作塹掘自
守杉原氏間夜入秀吉陣獲首級者數東軍惧五
月信長欲自來援先遣長子信忠及諸將援秀吉
兵凡十萬人元長請元春曰信長自來則兵衆令
不一不可敵今秀吉村重等爭功不和天雨月黑宜
夜襲之也元春使謀之隆景隆景曰舉信長全兵
不過二十萬東備武田上杉西備大坂雜賀減六
七萬焉而見在此者十萬耳即自來二三萬而已我
以七萬當之何必恐也且我自北路襲地形不便
自南路襲浮田氏心難測皆非萬全之策不若固
壁毋戰彼兵衆而糧不繼將自去矣乃止六月羙
作出雲兵與東兵鬬于熊川秀吉自中軍遣二萬
騎出援元長與弟元氏廣家以萬人亂流逆戰東
軍皆騎兵馳突而來元長令士卒曰跪東兵不能
入遂巡而退元長令曰起如此者再三追北二十
餘町荒木氏不敢援東兵浮田氏不敢援西兵西
兵深入難於退天野隆重引手兵上高岡而陣西
兵乃引還秀吉知我不可力爭請信長弃城而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城陷。勝久自殺。山中幸盛復降。殺之甲部川上。直家已潛通信長。於是稱疾愈來見。元長白元春曰。直家有異圖。兒請即席誅之。杉原盛重又請之。隆景曰。彼無證而我啓釁。縱得誅之。其國人皆立嗣。以抗我。無爲也。乃止。已而直家因惠瓊請二帥乘勢徇播磨。將軍義昭亦促之。元春隆景乃進陣黑澤山。直家亨二帥于八幡山。欲伏甲擒之。直家弟忠家潛來告之。元春隆景乃使人言直家曰。聞公欲以我兄弟首獻織田氏。我兄弟並輔少主。未能順尊意。必欲獲之。請以旗鼓所不敢辭也。日夕路西歸。直家不敢追。十月。兼庫率隈諸城。與別所長治。皆乞援於我。我方患浮田氏。又聞南條元續通東軍。未暇赴援。獨餽糧助之。築丹生（ニフ）淡河（アヰ）二城。西達三木。東達華隈。七年二月。秀吉遣弟秀長。夜襲取丹生。淡河定範穿塹布柵答以待。秀長至。梗不得進。定範募得牝馬數十匹。驅入敵軍。軍馬爭牝相踶。什伍大亂。定範縱兵乘之。擊走秀長。其從子說曰。秀吉必忿而來。窮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走。不若勝而退。乃收入三木。秀吉來。不見敵而去。是歲。二帥輔輝元東伐。取美作五城。直家不敢出。四月。南條元續叛。通東軍。其族山田直重諫之。元續弗聽。欲殺之。直重來奔。八月。直家攻升形(ニヌカタ)舩山(バヤマ)。二城不能下。元春將兵赴援。聞其去。轉攻元續種(ウエ)石城(イシ)。杉原盛重爲先鋒。與敵將南條信正夾長瀨川陣。分兵爲三。渡川大戰。斬信正。元春乃環種石砦之。元續出戰。輒敗。十一月。元春隆景復輔輝元東伐。拔備中忍山(ヲシヤマ)。十二月。我餽饟三木者。襲殺敵

壘將谷衛好(タニモリヨシ)長治出兵應之。大敗。淡河定範死之。八年。春三木陷。長治自殺。直家以秀吉令城于八濱(バニ)。以二弟忠家基家守焉。二月。隆景遣元清攻之。殺基家。四月。秀吉侵但馬。因幡。陷鹿野(カノ)城。取山名氏質。元春赴援。不及。七月。荒木村重來奔。是月。秀吉圍山名豐國。鳥取城。縛質城外。以鎗擬之。以誘降之。城兵曰。我數叛毛利氏。而不被誅。今可復叛乎。秀吉怒。殺質。次至豐國女。豐國遂降。秀吉削其邑而去。城兵皆叛豐國。豐國奔播磨。城兵請我一

將。遣吉川經家守之。又城于丸山。九年。七月。秀吉以數萬騎。圍鳥取丸山。絶其糧道。吉岡質休在吉田城。夜襲敵營。又迎擊敵兵。走之。奪秀吉馬標。獻之。癘元。秀吉遣使招降丸山城。城將斬其使者。投屍城外。秀吉大怒。攻之益急。癘元欲援之。而國兵四戍疆上。在者甚寡。隆景至富田。召募數日未進。元春曰。鳥取。吾管內也。吾不可以待。九月。以六千人馳至伯耆。則城已陷矣。秀吉欲誅國人。免經家。經家弗聽。與丸山鳥取將領。皆自殺。以免其兵。元春得報。切齒曰。吾猶往爲經家一戰。將發。又有報。曰。秀吉入伯耆矣。乃留陣于馬山。十月。秀吉至。稱八萬騎。陣種石城後。下視馬山。馬山左右湖山。後迫大川。纔通一橋。人人無不震怖。元春命絶橋毀舟楫。自絶走路。三澤爲虎。益田藤包私議曰。敵衆新勝。不若避其銳而再舉。請入說之。乃與偕謁元春。元春方釋甲而坐。曰。天大雪。諸君且留飲。因闔爐命酒。醉而鼾睡。二人不敢說。元長廣家以父命。巡視諸陣。穿塹植柵。曰。敵明日必來。比曉敵數千

騎納糧於種石。元春遣銃手斃其一將。敵繼出者萬餘。元長廣家以二千人馳之。秀吉急收其兵。南條元續請曰。盍一戰禽之。秀吉哂弗答。明日引兵而去。元長請尾擊之。元春弗許。十年正月。元春欲復因幡。二月將兵攻大嶋。時杉原盛重既死。其子元盛先登。元春遂復二城。攻鴟取。四月秀吉將兵八萬入備中。攻高松城。引甲部川灌之。守將清水高治募城內染戶收叛數百枚。造舟出戰。隆景聞急。乞援於元春。元春即欲發。山陰將士皆曰。上月之役。佐公率我師自援馬山之役。留富田不來。今鳥取幾復。何弃此赴彼爲。元春曰。隆景不來。馬山必有以也。吾坐視其危。獨如宗家何。諸君不欲往。吾寧獨身赴之。與隆景共死。將士皆謝。願從。乃留杉原元盛。當鳥取城。而南會隆景。合兵四萬。軍于廂山。（ヒサシ）輝元陣其西三里。相持未戰。五月日。（ヒ）幡（ハタ）城叛。隆景遣兵攻之。走東將木村隼人。秀吉不敢出援。加茂城亦叛。納東兵。元長廣家以萬人赴之。秀吉復收兵。我兵數獲利。而高松旦夕將沒。元春聞信

長將自來也欲一戰隆景曰阿兄何自輕乃倣一隊將之爲乎元春曰家君以二夜克陶氏以七年滅尼子氏盍小敵宜緩困之而大敵宜急挫之也我以北兵夜襲其北而卿應其南必克之浮田氏觀望不戰走耳隆景曰然會軍中流言三澤爲虎逼欵秀吉六月三日二帥與元長密會屏山絶頂議曰諸將意皆不可測爲今之計宜栅于牙營迎敵決戰既罷元長徑詣爲虎迫其滕坐曰聞卿與秀吉通欵信乎信則斫吾頭以送秀吉爲虎惶駭曰是出讒口耳乃獻誓書衆情稍定終期再明襲秀吉僧惠瓊素歸心於秀吉爲講和議秀吉曰苟使高治自殺則我可以藉手而去惠瓊以告二帥二帥弗肯明日惠瓊自入城諭高治高治曰我一死可以和兩國何敢不從乃與兄月清軍監末近乘舟出城自裁舟中以出城兵惠瓊還報二帥爲之發哀遂爲盟約割地講和南界甲部河北界馬山送質元季父元綱爲質秀吉送森高政答之即日東軍解去元長在山頂視之曰彼無故講和必

有內變。既而有告曰。信長爲明智光秀所弑。元長曰。果然。吾不與盟。請追擊之。秀吉可生擒也。浮田直家亦請爲援。二帥曰。乘喪背盟。不義莫大焉。終弗許。後秀吉遺我將士數書數遍。有三澤氏臣雲ウン波書爲虎乃誅之。輝元既與秀吉和。猶領入州。歲入百二十萬石。七月。隱岐經清弑其叔父清家。初清家代兄領隱岐。養兄子經清。出已子甚五。質于吉田。經清欲通款信長。清家弗聽。及信長死。經清誘殺之。以滅口。因啟清家遍敵臣誅之。元春不信。甚五訴寃。請自復仇。許之。隱岐士民爲內應。終誅殺經清。八月。山田重直誘殺南條氏精兵數百。九月。伯耆人相驚曰。秀吉戰死上國。重直且來襲矣。元續怖。走入京師。其子小鴨元清亦走。秀吉笑曰。元春設蜚語。不戰而走之耳。元春之智。元續之怯。皆無雙者也。因請元春復之。秀吉誅明智光秀。遂代織田氏。居大坂。元春羞屈下之也。居常鞅鞅不樂。讓家元長而老。十一年九月。隆景遣弟秀包及廣家赴大坂。尋去歲之盟。秀吉悅。秀包有姿容。留之。先

是杉原景盛殺兄元盛。誣以叛。事覺。七月。隆景遣三弟元秋。元政。元康。攻殺景盛。以其弟次郎。承杉原氏後。十三年四月。秀吉伐南海。令隆景元長入伊豫。元長稱病歸。廣家代之。七月。定伊豫。秀吉徙河野通信于三原。令隆景代領其國。賜僧惠瓊。來島某各萬石。十月。隆景元長如大坂。秀吉令諸將郊迎曰。向使兩川變約。則吾豈得至此。因饗之。時秀吉將伐島津氏。囑元長。請元春爲先鋒。約封之筑前。元春羞爲秀吉所驅使。弗肯。是歲。秀吉奏請

以輝元叙從四位下。任侍從。遣黒田孝高。促元春元春不起。輝元曰。公爲我一出。元春不得已。乃與隆景俱發。攻拔小倉城。將移陣松山。疽發背。不得行。隆景與孝高。攻拔閏津(ウルフツ)。下障子岳(ショウシガダケ)。進攻賀春(カハラ)岳。元春瘥(サイ)。將發黒田氏饗之。供鮭。瘡復劇。乃遺囑二子以後事。言不及私。終卒。年五十七。元長使廣家奉喪歸安藝。而自從隆景。隆賀春(カハラ)守將高橋種元。十五年三月。豊臣秀長至。合我兵。入日向。抵耳川(ミヽカハ)。進圍高城(タカジヤウ)。島津家久夜襲其營。秀長畏其兵慓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不敢出元長欲逆戰弗許秀吉至龍造寺氏以下皆降五月島津氏請和秀吉徙隆景于筑前治名島賜秀包筑後三郡治來目（クルメ）元長道病六月遂卒元長偏強類父爲秀吉所畏惡常有退居之志見於歌詠遺命立廣家黑田孝高素悅廣家色美與之親善爲言秀吉立之襲食隱岐廣家初名經信於是改今名是歲冬肥後豐前盜起隆景廣家受命討而平之筑前士民稔聞隆景賢聲人人相慶隆景務濶其禁網漸修治教（下野足利學校建

黌舍釋奠先聖時亂離日久人始聞絃誦之聲六年（上）輝元任參議隆景廣家秀包皆爲四位侍從九月秀吉養浮田秀家女妻廣家秀家父兄皆死於西海之役秀吉曰吾許之以筑前會其死不果當（下）以西海一州恤（中）其孤石田三成大谷吉隆說秀吉曰輝元所領已踰中國而隆景秀包各領一國備前浮田氏素與之睦以爲可使相禁也而亦婚於吉川吉川今又受封矣天下無事則已苟有事則關以西皆歸毛利氏爲今之計莫若就輝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封內割予一二州。是名賜封。而實分其勢也。秀吉然之。乃令輝元以出雲伯耆數郡加賜廣家。治富田。十八年。秀吉東伐北條氏。使輝元守京師。隆景守清洲。廣家守岡崎。北條氏不降。召隆景謀之。對曰。先人圍富田。休攻戰。示持久。多縱反間。使其君臣相疑。索其妻孥而招降之。秀吉曰。吾師之也。遂以其計平北條氏。先是。輝元患吉田隘狹。城于巳斐。十九年。成。徙焉。更名廣島。文祿元年。秀吉發兵伐朝鮮。毛利。吉川。小早川氏為後隊。諸將在朝鮮。

連署稟事。隆景花押。黏畫其繁。福島正則傍觀謂之曰。押字宜疎。不宜密。不然則臨死作遺狀。不能速成也。隆景笑曰。大丈夫當橫尸原野。何以遺狀為。正則有愧色。當是時。浮田秀家。石田三成等諸將。在國都。小西行長為先鋒。進據平壤。以南至國都。城砦相屬。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率大兵。來援朝鮮。陷平壤。行長敗走。大友義統亦弃城走。秀包與黑田長政將兵迎行長殿而退。如松乘勝南下。秀家等令諸城砦皆解還。萃於國都。隆景守

閧城。獨不肯還。曰。諸君皆去。吾當獨留。吾受命外征。固不期生。吾老矣。願與明人一戰。使明人知日本有小早川隆景者也。卽敗死。喪一老翁。何損於國哉。秀家等促之再三。隆景不得已而還。與秀包元康。及立花宗茂三將。合兵二萬。未至國都三十里而陣。數日。偵騎報曰。如松兵既至碧蹄驛。蓋十餘萬騎矣。隆景曰。足以試我武矣。乃分兵爲六隊迎戰。前軍二隊不利。卻。隆景揮鎗大呼而進。士卒皆奮。莫不一當百。三將自左右夾擊之。明軍遂大敗。如松墜馬。隆景將井上某鎖之。不中。與其將李有聲鬬而斬之。如松僅以身免。逐北至臨津。斬首萬餘級。而我兵死者僅百餘人。如松入開城。視其所失。亡痛哭徹曉。遂退軍三次。明軍大沮。明之乞和於我。本於此戰也。四月。和成。國都諸將欲撤還。恐虜兵追躡。群議不決。隆景倚柱而睡。石田三成喚起問計。隆景曰。縱火焚城。更殿而退。何虞之有。從之。全軍而還。六月。輝元義子秀元。濟海。與諸將俱攻晉州。拔之。秀元。元清子也。其幼。元春。隆景。目

之相語曰何酷肖先君也時秀吉欲以其外甥秀秋爲毛利氏後或以告隆景隆景素知秀吉畏忌已且不屑受其封欲返棄之及聞是言窃度曰不可使他人泊我宗家且秀秋妄庸人養之是養禍也吾寧任其弊已而秀吉從容問之曰參議齡強而無嗣何如隆景亟對曰既養穗田氏子矣秀吉憮然曰吾未之知也隆景使人馳告潤元使立秀元遂請秀秋爲已子秀吉喜許之乃讓與之筑前而自老于三原秀吉始伐韓之年自肥前航歸大坂過大浦舟人謀逆故觸舟于礁殆溺秀元以走舸救之秀吉梟舟人挈秀元入京師奏爲四位侍從報其德也遂有外征之命年甫十五歲長二年

輝元隆景並爲從三位中納言與秀家皆修淀河堤秀元襲輝元官爵爲秀吉女壻是年復伐朝鮮以秀秋秀元紗諸將六月隆景病卒年六十二隆景爲秀吉所重參其大計而持己慎密讒間不入秀吉嘗欲徙封毛利氏于九州隆景辭曰八州已多況增一乎恐不能勝也且先人所百戰而取不

忍弃之。秀吉乃止。及退老以謁吟。自適以至於沒。

十二月。明兵圍我將加藤清正于蔚山（ウルサン）三年正月。

秀秋。秀元赴援。廣家謂其騎曰。明兵衆而不整。汝

注視其後軍。今將走也。既而果走。廣家以千餘騎。

先追之。明騎將吳惟忠茅國器迂戰。廣家縱橫奮

擊。二將皆奔逃。清正望見之曰。彼以蒲穗爲背幟

者誰。左右對曰。吉川也。清正曰。勇哉。恨其幟之不

較著也。當贈吾號。乃手取其背幟馬鬣（リョウ）贈之。廣家

驍名益著。秀吉欲大賞之。僧惠瓊素惡於吉川氏。

乃與石田三成俱廢沮其議。八月。秀吉薨。子秀頼

嗣。毛利氏。德川。前田。上杉。浮田氏。並稱五大老。共

輔翼之。三成等離間諸老。五年二月。輝元饗德川

公于其第。修好交盟。四月。德川公伐上杉氏。輝元

遣廣家惠瓊將兵助之。三成使惠瓊言輝元曰。德

川氏將不利嗣君。嗣君憂焉。將倚公之力以討之。

輝元乃將兵四萬。守大坂。增田長盛副之。三成自

引兵進入美濃。秀元諫輝元曰。秀頼幼豎。何辨減

否。大人愼勿惑其言。且君與德川盟。未幾背之。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乎。不聽。秀元曰。然則大人擁秀賴以東伐。兒請爲先鋒焉。則諸將從德川者。皆來屬我。我勝必矣。坐守此地。非計也。又不聽。命與廣家陣瀨田。徇伊勢。攻拔津城。聞東西之軍會美濃。則北屯南宮山（ナングウ）惠瓊與長曾我部盛親。長束正家。陣山下。兵凡三萬。秀秋會西軍。首送款於德川氏。約爲內應。廣家亦與福原越後定議。勸秀元送款。秀元曰。吾家受託於幼弱人。弃之歸強國。非義也。且無家君之命。安可自肆乎。廣家曰。豐臣氏恩澤侯。且叛歸東軍。況於我家乎。宜速決去就。是利納言也。秀元未決。廣家密因黑田長政納款。送福原某。粟屋某爲質。長政使之率衆來屬。擊西軍以爲信。秀元曰。我山下軍。非從吾降者。吾亦不忍擊之。唯當按甲不動。觀元在大坂。聞京極高次以大津應東軍。遣元康。秀包。與立花宗茂等攻之。使人入說曰。諸將爲嗣君舉義。公嗣君姻戚。何獨不從。高次不肯曰。今日之事。毛利與德川爭雌雄耳。嗣君何關焉。於是攻擊益急。高次遂致城而去。諸將將遂會美濃。當是時。

西軍蔟攏元。東軍蔟德川公。相持未戰。九月。德川公至。而攏元未至。三成等遂聚議于大垣。推浮田秀家爲將。以秀元爲先鋒。正家惠瓊往參其議。還報。廣家怒曰。宰相代納言紗師。不能爲秀家前驅。已而三成自來請曰。毛利浮田分將前後。豈有輕重乎。廣家終不聽。三成曰。然則公止軍於此。見我舉烽。則直襲東軍後。明日兩軍皆陣關原。德川公猶疑我意。分兵當南宮。而進陣桃配野。惠瓊來見秀元。勗之。秀元曰。軍事委廣家矣。惠瓊曰。公太閤義子。不可斯須忘秀賴。何得此推諉之言乎。秀元曰。吾心如約。惠瓊去。秀元使人謂廣家曰。東軍諸將。其質皆在大坂。弃而不顧。吾亦欲弃福原輩。以應西軍。如何。廣家不肯。已而兩軍大戰。石田氏陣烽起。正家促秀元。秀元欲應之。廣家與宗戶元繼爲先鋒。其兵皆免胄而坐。秀元不得進。乃託傳飧。故失戰期。世人傳笑。遂謂不得已之計。曰宰相傳飧。是時。秀秋在松尾山。觀望兩端。德川氏促之。乃自後襲西軍。其家老松野主馬怒曰。主公何爲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不義之舉。小早川氏所未曾有也。終不肯戰。西軍大敗。我山下軍不戰而潰。廣家因長政謝德川氏曰。秀元宜速謁。顧輝元在大坂。不敢先也。乃下山西歸。長政與福島正則。欲止秀元。爲質。馳出其前路。設帳要而饗之。秀元有膂力。佯醉拗正則手。曰近日見公於大坂矣。奮袂而去。二人不敢止。立花宗茂至草津。得關原敗聞。返至大坂。欲助輝元城守。輝元不聽。秀包亦返至宗茂欲與俱歸東軍。秀包曰。吾從納言者也。乃入大坂。以疾歸安堵。尋卒。

輝元避城。居于木津別第。削髮稱宗瑞。請降德川公。德川公與其親信井伊直政。密議曰。毛利氏右族。不可遽加讓削。而廣島。其治所也。不奪此莫以正典刑焉。議未決。會輝元使者來曰。生死唯命。若垂大仁。得領周防長門。望外之幸也。德川公大喜。許之。盡收其餘六州。惠瓊居伊吹山。出依秀元。聞其通東軍。去匿鞍馬。聞吉川氏來索。又出匿本願寺子院。近江僧樂鎮素與之惡。以告東將與平信昌。信昌遣兵捕之。從者與載走東寺。追兵已迫。從

者度不可脫。隔輿刺之。返鬬皆死。惠瓊未殊。遂就縛。十月朔。與石田。小西。長束等。皆梟首京師。輝元徙長門。治于萩城。食三十萬石。不與公役。送其子秀就爲質。輝元既養秀元。而生秀就及就隆。德川氏欲分長門于秀元。秀元辭之。退居長府。以攝國政。會其室卒。德川公養松平康元女繼之。十三年。又以其孫女妻秀就。秀就時爲四位侍從。十九年冬。德川公攻大坂。留二婿于江戸。秀元因水野忠元請曰。既辱姻婭。猶何見疑。願爲先鋒効力。許之

兵解歸國。元和元年夏。兵再起。秀元先西道諸將至大坂。斬首三百級。有賞。秀就取海道。阻風後至。無罰。寬永元年。秀元在江戸。輝元使使告之曰。我以二國新封。養十州舊臣。上下共困。不得給公役。念受封無益。欲返致二國。女善計之。使我家不至滅亡。秀元大驚。因土炊利勝白之台德公。公令秀元計之。秀元撿二國田。得七十八萬石。輝元聞之。大喜。一年。輝元卒。次年。秀就爲左近衛少將。八年。秀元還政於秀就。大猷公曰。秀元成童爲外征元

土炊一作土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帥門望皆隆。眞我老友也。數延與語。子孫仍居長府。食五萬石。就隆居周防德山。亦食五萬石。秀元次子元知居長門清末(キヨスエ)。食一萬石。豐臣氏質森高政。以森與毛利國音相近。遂目毛利氏。居豐後佐(ヤイ)伯(キ)。食六萬石。關原之役。在大坂。削四萬石。此四家與宗家。皆存至今。宗家世任侍從。遷少將。而從四位下大膳大夫。爲其常銜。襲廣元元就故事也。吉川氏以存宗家之功。世食岩國六萬石。秀秋以內應之功。食備前美作。松野主馬羞食其祿。去匿京師。無何秀秋卒。無嗣國除。小早川氏遂不祀。元春臨終。遺書戒輝元曰。往日吾兄弟並爲先鋒。推了景之將沒也。亦戒之曰。天下將亂。子第退守勿進取。使我家有雄資如先君者則可。否而爭權於天下。是自速禍也。輝元忘二叔言。毛利氏以故削黜云。

外史氏曰。余安藝人也。俯仰其都邑城池。輒懷毛利氏盛時。每觀嚴島。亦未嘗不想見元就之盛。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宗当作早

也。夫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鬬暗中。喧呶歐擊。一仆一起。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與北條宗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故其功效。皆致如此。而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隣牧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爲倚賴。獨元就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順。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

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響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爲其智略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也。後之追論者。亦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其知慮。而不知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況當夫危疑之際。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苟以區區計算。要之萬全。吾見其終身而不及事耳。故彼治世之論。不可以揣亂世英雄也。吾論元就。不言其智略。而言其果斷。不言其果斷。而言其事之合義。至於請之天子。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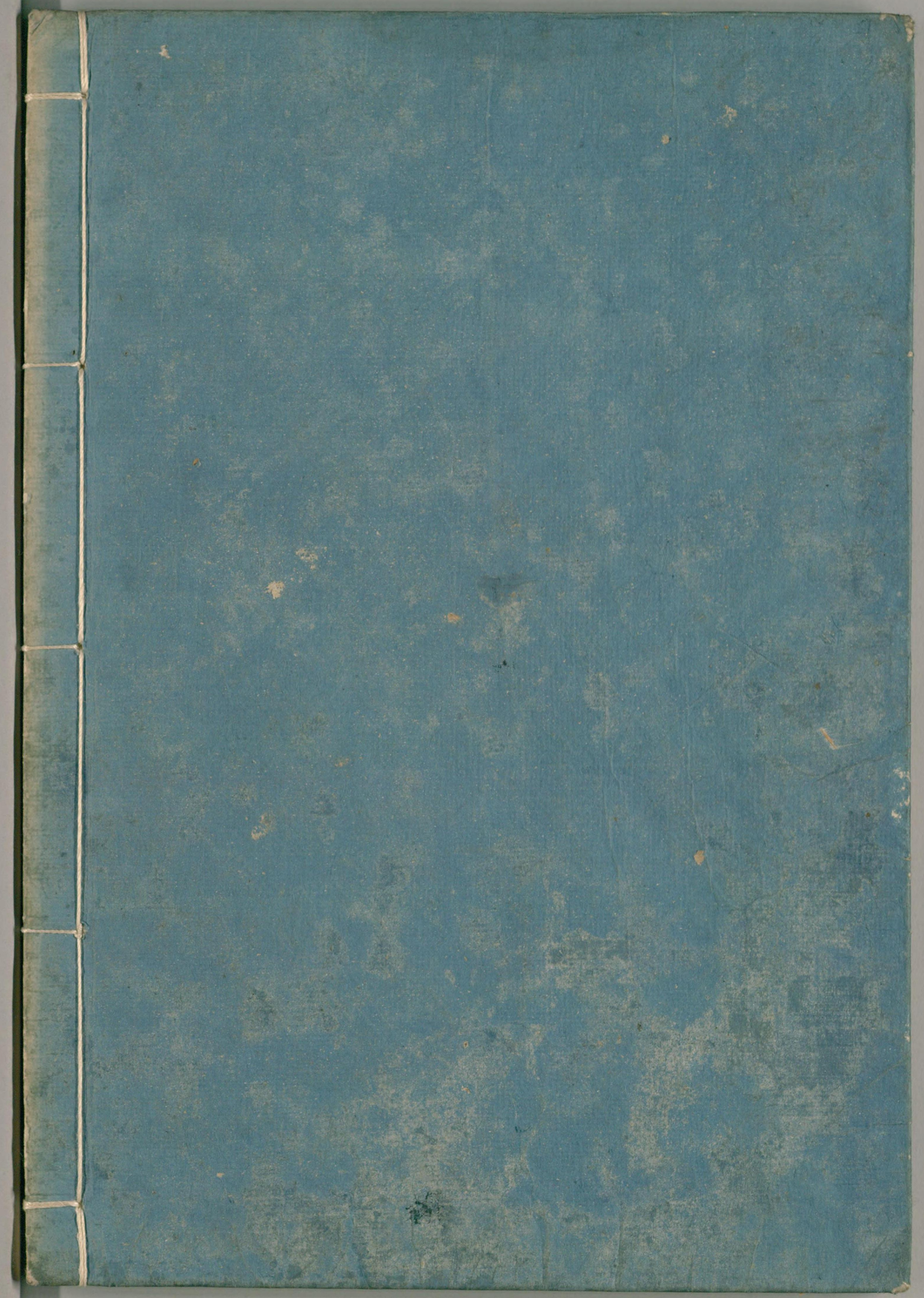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848
178

義之大者矣。且觀其效貢賦。助舉朝儀。則存心王室。非一日也。昔者孫堅以英傑之姿。志嚮漢室。奮討強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魏武之勢。而不能取焉。毛利氏之以關西。抗織田氏。庶幾類之矣。元春之善戰也類策。而隆景之善謀也類權。皆絶人之才。而戮力協心。臣事輝元。使之不失舊業。是其義最爲不可及焉。輝元雖無孫皓之虐。而不量力度德。而爭衡於中原。宜乎其削弱也。然其封土岐然猶雄西陲者。豈非由元就父子之高義哉。

日本外史卷之十二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